

带给孩子们开心而不是“苦哈哈”

“逆行”支教教师周正文：给大山里的孩子知识和快乐，也是一种成功

因为他的到来，这座边远小学40多年来第一次有了升旗礼，第一次有了水彩画、第一次有了足球运动……

一场大雪过后，他带着孩子们一起点蜡烛学习、一起烧柴洗脚、一起围着操场玩老鹰抓小鸡、一起摇着白雪覆盖的翠竹到处奔跑……



▲杨柳小学周正文老师与6名学生的合影(9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李平摄

本报记者李平

得知一所只有6名学生的学校，因缺老师孩子们面临失学时，他辞去公职到深山教学。家中独子且在城市有稳定工作的他，当起了6名学生的老师。

两年的坚守、两年的改变，这个曾被破不堪、漏风漏雨的边远小学，不仅成为孩子们快乐成长的乐园，也成为村民守望相助的灯塔。

因为他的到来，这座建校40多年的贵州边远小学，第一次有了升旗礼、第一次有了水彩画、第一次有了足球运动……

近日，记者驱车近3个小时走进这所山区小学，感受特岗教师周正文平凡而又又不平凡的故事。

“逆向而行”进山村

两年前，遵义赤水市教育局举办的一场特岗教师招聘会，让30岁的周正文改变了人生轨迹。

“我当时在遵义市红花岗区教育局工作了5年，原本觉得日子会这样不咸不淡地过下去，娶妻生子，陪伴父母。”周正文说。

赤水市教育局机关党委副书记聂军说，当时教育局招聘11名志愿到杨柳教学点工作的特岗教师，前后有20多人报名，最后留下来的是在城里有稳定工作的周正文。“我们告诉他不用着急答复，希望他与家人好好商量后再做决定，毕竟之前招聘的特岗教师，看到那里的艰苦环境后，有直接哭着离开的。”

“我之前在红花岗区当过3个月的初中物理老师，喜欢教学，喜欢与孩子们在一起。如果我不去，这6个孩子可能面临失学，我也想挑战自己，看看什么样的环境还有这样的教学点。”周正文决定听从内心的声音。

2014年8月底，没与父母商量，周正文辞去公职，带着棉被、衣服、洗漱用品，来到赤水市市长沙镇长兴村杨柳小学。

“这哪里是学校？我还以为是村民堆放柴草、农具的废弃房。”虽然已有心理准备，但来

到杨柳小学，迎接他的是一栋没有旗杆、屋外都是杂草、屋内满是泥水的土坯房，周正文的心被砸疼了。

“坚强地面对，带领小伙伴们走向属于他们的快乐小屋……”一夜难眠的周正文，2014年8月31日发出一条微信。

9月1日一大早，周正文拿起锄头、扫帚，开始清除学校周边的杂草、房后的边沟和打扫霉味刺鼻的教室。

学校打扫干净了，孩子们开学了。周正文也艰难地适应着这里的环境。他在微信里这样描述居住环境：“楼下肥猪为我打节拍，床边老鼠为我跳舞，无数的蚊虫陪我一起听蝓蝓的优美歌声，连远处的小溪也耐不住寂寞跟着欢唱起来……”

两年下来，这个曾经140多斤的帅小伙，整整瘦了20多斤。

让孩子们开心上学

刚来杨柳小学时，周正文发现6个与爷爷奶奶生活的留守儿童内向、怕生、自卑、厌学。

周正文决心改变。首先是把课讲得生动有趣。为让学前班儿童和一年级学生学会数数和简单的加减乘除，周正文用手臂蚊虫叮咬的疤痕，教学生数20以内的数字和简单的加减乘除。

“杨柳小学既有三年级学生，又有学前班儿童，每个年龄阶段的教育方式都不相同。比如一堂40分钟的课，前20分钟给三年级上语文，后20分钟给一年级上数学，学前班儿童则安排看图书画画等。”周正文说，对于理解慢的小孩，通过联系生活实际，让他们消化学习内容。

农村小学，课堂之外的教学远比课堂之内丰富。冬日里，当积雪覆盖层层山峦时，周正文带着孩子们到竹林堆雪人、打雪仗、挖冬笋。今年10岁的王婷至今还记得去年12月

一场大雪过后，周老师带着他们一起点蜡烛学习，一起烧柴洗脚，一起围着操场玩老鹰抓小鸡、一起摇着白雪覆盖的翠竹到处奔跑……学校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9月初，正是村民收割水稻的时节。由于缺劳力，周正文带着孩子们轮流到学生家中干农活，大一点的孩子帮忙割水稻、背稻子，小一点的孩子帮忙拾稻穗，他自己则成为村民家中一个青壮劳力，割稻子、打谷子、背谷子等，样样都干。

周正文认为，参与村民生产生活是教育孩子懂得感恩、懂得物力维艰的重要方式。“学校教育其实只占学生人生教育的30%，更多需要通过家庭教育的方式教学生自立自强，比如带着学生们帮爷爷奶奶割水稻，让他们体会粒粒皆辛苦的道理，也更懂得感恩爷爷奶奶的辛勤付出。”

大山里生活，除了诗和远方，更多的是劈柴、做饭的琐碎。当留守的老人忙农活、赶场时，周正文带着6个孩子一起生火做饭，一起刷锅、洗碗。两年下来，6个5岁至10岁不等的小孩犹如小大人般，学会了自我照顾和互相照顾。

今年5岁的夏开泉对记者说：“叔叔，我非常喜欢到学校上课，这里有奶妈喝，有饼干和水果吃，还有哥哥姐姐陪我玩。”杨柳小学孩子普遍营养不良、个矮、衣着单薄。周正文自掏腰包为孩子们改善营养：买奶粉、水果、饼干。

从2014年9月到2016年8月的学生身高统计表中，记者发现这些孩子两年来身高普遍增高11厘米。

“哇，五星红旗飘起来了！”

2015年，是周正文最繁忙也是最开心的一年。

这一年，他在这所建校40多年的深山小学，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当孩子们第一次

唱着国歌举行升旗礼，高喊“哇，五星红旗飘起来了”，周正文一辈子都忘不了。

“2015年10月4日，冒雨组织大家(20多名留守老人)来修操场，第一车水泥罐车上崎岖山路时就陪着，第二车第三车(陷车后)挖掘机帮忙推上来，第四车爆胎，第五车第六车直接半路侧翻了，纵然修得这么艰难，大家还是想尽各种办法在雨中在泥泞中奋战……”就在这一年，在社会爱心人士帮助下，周正文和乡亲们一簸箕一簸箕地挑水泥，硬化了100多平方米的操场，粉刷了三间小教室内壁。从此，即使在雨后，孩子们也可以在操场上跳绳、打羽毛球、玩足球了。

这样的好老师，也离不开村民们对教育的支持。2015年4月9日，当一位上海朋友带着儿童读物和学习用具驱车到杨柳小学时，一段近千立方米的塌方阻断了道路。周正文一个电话，10多名留守老人硬是走了一个多小时山路，扛着锄头、铁锹，担着簸箕，到塌方点抢险修路。

周正文的忙和累，村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一次偶然机会得知周正文老师因选择大山支教至今单身时，长兴村村支书赵光友还请分管杨柳小学的长沙镇中心小学校长徐世平帮忙，让他给周正文找个对象。

赵光友动情地说：“现在年轻人都向往城市，有几个想留在农村沾泥带露的？周正文老师来到这所大山小学，不仅给孩子们带来了知识和力量，更温暖着村民的精神世界。”

将周正文看成亲人的村民夏永昭说：“去年5月份雨季来临时，周老师专门背着行李住进了我家，每天宁愿多走两个小时山路，也要带着三个小孩上下学，这样用心用情的老师我活了50多岁第一次遇到，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

尊重村民意见不撤教学点

长沙镇中心小学校长徐世平告诉记者，原本今年想把周正文调到中心校当老师，但杨柳小学一撤招不到顶岗教师，只能让他在这里继续坚守。

据赤水市教育局副局长付强介绍，像杨柳小学这样的边远教学点，赤水市还有45个，涉及3000多名学生。而随着易地扶贫搬迁和自然的城镇化过程，每年将减少3到5个教学点，但长期还将存在30个左右的教学点，涉及2000多名学生。如果加上22所边远的村级小学，赤水市长期存在52个教学点(村级小学)，涉及6000多名学生。

为破解边远教学点困境，行政性撤除一些教学点、统一实行集中办学是否可行？赤水市教育部门表示，一所边远教学点的撤还是留，最终须尊重村民意见，只要还有一个孩子读书，政府就要兜住义务教育的底线，决不让一个孩子因教学点的撤除导致失学或大龄就学。

在周正文看来，中国这么大，各种情况都有，总有一批撤不走的教学点需要教师的坚守，而他就愿意做其中的一员。

“因爱我们相遇，老师将与你们共成长，一起加油！”周正文这样总结他的大山支教生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和价值大小有很多方式，陪伴大山里的孩子成长，给予他们知识和快乐，也是一种成功。”



108岁学者杨敬年：超越生命长度的力量

(2016年8月29日，新华每日电讯整版刊出本报记者对杨敬年先生的专访。)

本报记者王京雪

2016年9月5日，杨家小区楼下，一排花圈静静地摆放在路边。吊唁者络绎不绝，每当有人走进小区似在打量寻找，便有热心的居民上前询问是否来为杨敬年先生送行，并为其指路。

9月4日上午11时52分，南开校园里几代师生所共同拥有的那个奇迹——经济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南开大学教授杨敬年悄然逝去，享年108岁。

客厅里，门旁桌子上曾放着杨先生105岁寿辰时的报道，那时，他举着红酒杯从报纸里冲人们微笑。现在，客厅的这一角被布置成简单的灵堂，他从另一张照片里，注视每位前来道别的朋友。

就在一个月前的8月6日，杨先生刚刚接受《新华每日电讯》的专访。在采访时，他说自己也会想到死亡，“我不怕死”；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他说“俯仰无愧，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又提到一副对联：“同生死，共安危，出入相扶持，碧落黄泉君先去；去名缰，斩利锁，俯仰无愧作，海阔天空我自飞。”

一生命运跌宕起伏，历经坎坷磨难，但从未失去信念，杨先生是足以轻言一句“俯仰无愧”的。37岁留学牛津，40岁回国教书；50岁到70岁，被错划右派，翻译了合200万字的7部经济学著作、定稿校对了180万字的联合国文件翻译；71岁平反后，在国内率先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86岁从大学讲台上退休；88岁写完20多万字的《人性谈》；90岁翻译74万字的亚当·斯密《国富论》，95岁又增译6万字；100岁出版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105岁《人性谈》再版，口述了一万多字的改动……

他告诉我们自己挺过一次逆境秘密是“以义制命”的原则，就是不管处于什么境地，都坚持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命是我不能改变的处境，义是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因为时代原因，这位牛津大学博士、“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中两位的得意门生、南开大学财政系的首任系主任，最终都只是一位硕士生导师。他没有“博士生导师”的头衔，没有显赫声名，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举动，但这丝毫不碍于学生们称他为自己“毕生的老师”，丝毫无碍于无数人为他的人格力量所打动。

8月29日，对杨先生的报道刊发后，在新华每日电讯周刊和新华社的微信公众号上引发众多读者讨论。有迷茫的大学新生留言说要直面生活，有青年人说要奋起直追，谁的青春不奋斗？也有年轻读者向杨先生看齐。

“国人楷模，学人楷模，教师楷模”“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学者、非常值得尊敬的老师，堪称国宝”“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东方的无坚不摧”“我永远的榜样”……

读者们热烈地赞颂这位以一生追求学问，直到生命最后都还在思考“中国的未来”的学者，而我们尚未来得及将这些信息传达，尚未好好告知读者的思考与感动，尚未带着报纸与一个月前听我们抱怨知道先生太晚而忍不住笑起来的他再见面，便收到先生过世的消息。

杨先生的家人安慰我们，说已在病床前将文章读给先生听，又感叹先生在离世前接受这样最后一次采访，是冥冥中的安排吗？我们竟将永抱这样的遗憾！

生前，杨先生曾同家人要求丧事一切从简，甚至提出要把骨灰撒入大海。杨先生的朋友觉得，先生不会喜欢我们太为他的离开难过，不会喜欢自己在过世后突然被捧到什么位置上。他们反过来宽慰前来送别先生的人，老子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杨先生说一生都是“舍身”而宠辱不惊的人，现在，他只是“摆脱一切束缚，迈入了下一个阶段”。

杨敬年先生走了，杨敬年先生还在。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送别杨敬年先生

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上海妈妈”

新华社记者仇逸、龚雯

7年跋涉16万公里，只为对更多的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家庭进行访问、沟通；连续5年实现新疆少数民族学生100%就业，但到了他们更好地建设家乡、回报社会……上海中医药大学辅导员洪汉英，不仅是党的十八大代表、全国师德楷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更是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在遥远异乡的亲人“洪妈妈”。

内地高校新疆少数民族教育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化的差异，语言不通带来生活习惯上的不适应，随之而来的就是入校后学习上的困难。洪汉英认为，克服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与家长取得联系，形成家、校的合力，帮助学生成长、成才。

从2009年开始，洪汉英利用每年寒暑假，走遍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对学生家访和对毕业生回访。新疆土地广袤，学生相对分散，一天可能只能访一家，大部分时间都在赶路。一次去和田家访，正值斋月，她一日三餐就靠三个鸡蛋打下来。“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孩子。”洪汉英说。

2014年起，除了家访，洪汉英还带领她的工作室成员到新疆组织新生及家长宣讲会。今年第一次跟随洪汉英参加宣讲会的辅导员薛靖告诉记者：“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到了当地还是遇到很多问题。我们无法想象前几年洪老师一个人是怎么克服这些困难的。”



▲洪汉英老师(右二)在学生迪丽努尔·阿布力克木(左一)的家中进行家访(8月19日摄)。新华社发

的是孩子不能来读书。”洪汉英说，今年有个新生差点来不了，高考留的联络电话打不通，还是通过当地行政部门一层层找到的。这名学生家庭贫困，继母的两个儿子一个丧失听力一个脑瘫，40岁出头的父亲累得满头白发，看到洪汉英后，一米八的大高个在她面前哭得稀里哗啦。2012级康复专业学生塔吉古丽曾为是否继续学业而苦恼，因为父亲肝硬化，母亲一人种地，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在上

学……在洪老师的帮助下，她坚持了下来，今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在乌鲁木齐工作。

洪汉英表示，贫困阻碍了不少孩子的求学路，受限于语言、环境等，偏远地区的家庭对国家出台的教育脱贫政策知道得不全面，保守的观念还认为女孩读书无用。“所以，再苦再累我们也要挨个跑，挨个讲，用实际行动换取家长的信任，尽量减少这类现象发生，把国家对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政策和民族团结

之爱播撒到每一个角落。”

“虽然关心照顾，但是作为老师，我对于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一点也不偏心，严格要求、一视同仁。”洪老师表示，虽然少数民族学生享受了国家政策来内地上大学，客观来说，文化基础普遍比其他同学薄弱一些，但不能因此对他们降低要求。“我在新生第一次见面会上就讲，大家一定要在大学期间赶上来，作为医学生如果降低对自己的要求，不仅对自己不负责任，更是对患者不负责任。”

在严格的教学环境下，洪汉英辅导的新疆少数民族学生连续5年100%就业，特别是2016年在三甲医院就业的占21.4%，参加2016年新疆人才引进考试的通过率为100%。

2012年8月，上海市教委成立了“洪汉英工作室”。从2013年起，“洪汉英工作室”组织少数民族学生汉语培训班，帮助学生了解多元文化，让临床见习、实习的学生有更多收获。目前工作室共9名辅导员，一起通过教育管理服务，加强内地人群与新疆少数民族学生之间的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在上海，“洪汉英工作室”的经验就像“蒲公英”一样辐射到全国，广东、天津、黑龙江等地也相继成立少数民族学生工作室。

“再过4年我就要退休了，一个人的力量始终有限，工作室是新疆学生在异地的一个家，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让新疆少数民族这个家越来越大，越来越温暖。”洪汉英说。

新华社上海9月10日电